擦擦精
任何痛症一擦就清
專醫痛症
頭痛牙痛立刻見功品質高尚遠勝舶來
中英政府註冊衛生局化驗
中國普濟大藥行出品
廣州市太平南路四十一號普濟藥行總批發

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一一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社址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 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一）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二）三・四版第九格每格各三方每日每方三元 （三）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付方二元 （四）新聞版另議

一位受傷士兵談話

當滬戰的初期，閘北，吳淞，江灣，等地戰區流行病甚盛，兩粵參戰健兒，多因水土不服，因而患疲倦頭昏腹瀉嘔吐者甚多，後服虎標永安堂萬金油頭痛粉八卦丹清快水後奇效卓著云

本報特稿

日本軍閥最恨廣東人

——華振中將軍談日寇的殘暴

葉文津

昨天和濟修兄去訪問葉肇將軍，發表了一篇「無限傷心歷戰區」，爲着更要了解東戰場的實況，我們決定了再去訪問一次華振中將軍。

華將軍說：「我們的××軍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接到集中的命令的，因爲戰事緊急，來不及充分準備，三十日起始由廣東出發，先頭的部隊是九月七日到達蘇州，十五日趕到劉行方面作戰，那個時候劉行羅店一線的戰事是最猛烈的，敵人想在「九・一八」之前攻下此地，我們的部隊雖是初露頭角，但已給敵人最嚴重的打擊，尤其是防守廣福，陽木橋，楊行的部隊打得最好。經過猛烈的白刃戰以後，敵人想在「九・一八」攻下劉行的迷夢已給打得粉碎。後來敵人還不肯認輸，從二十一日起，連續猛烈地再攻擊了三天三夜，到了二十四日經已精力疲竭，再也無由發展，而這一方面的戰局纔漸趨平穩。統計這兩次的血戰，我們的死傷大概有五六千人，但敵人的犧牲也並不少于此數。照東京報紙紀叙，他們認爲劉行一役，比日俄戰爭中旅順口的攻擊還要困難。」講到這裡，大家都現出得意的神氣，以敵人的消耗之大與我軍抵抗的得法，在敵人機械化部威力的脅迫之下，仍然保持原有陣地，這還不能稱做光榮的一頁麼？

「十月十七日一直到二十四日，在這一個星期中，敵人向廣福，老陸宅新家宅一帶又來一次猛烈的反攻，××師差不多犧牲了一團人以上。」

他停了一會，臉上現出沉痛的顏色，用緊聲調繼續地說，「這一役因爲地形上的關係，實同時還有公路的爭持，敵人是具備着有利的條件的，那兒一行的工事構築得也並不十分好，又因連天大雨的關係，雨水把整個的戰壕都灌滿了，戰士站在壕溝裡又濕又冷，但又不能不站下去，死了的同志的屍身在積壘着無法掩埋，這淒慘而壯烈的場面，繼續不斷的襲擊，因此又不能不忍痛地把已死的屍首再來一次的受苦，三個五個的搬到戰壕的上面，重疊在同一個位置作爲臨時的堡壘。偉大的已死的戰士啊！你是在把你們的寶貴的血肉爲着保衛你的祖國，保衛你的家鄉，你們已經在築成新的長城了。

「有了這樣的勇壯不怕死的士兵，有了這樣的血和肉的防守，我敢相信，中華民族是絕對的不會失敗的」。這個時候的華將軍的眼睛更好像冒出了星星的火來。

「自從退出上海，接着在崑山，蘇州，無錫，一帶作戰，最後被調任防守金壇」。話說到此地，在他的心頭好像壓了一層石塊。「這一次因爲戰略上的關係，我們不能不在敵人重重包圍之下以突擊而出，我們被指定的陣地是湯水鎮，那時是以三營的兵士防守××里的地方的，我們明知道兵力的單薄，但在軍人的職責上，我們是不能不硬着頭皮幹下去的，縱使我們是完全犧牲了，但我們也不能爲顧存自己而影響整個的大局了。他是這樣地堅決的。「到了接到突圍的命令，我們明知道，走也死，不走也死的，但那時候，我們的士氣悲壯極了，大家的心上都是劃刻着「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幾個大字。……在雨花台附近，××師被俘去了許多人，結果都給刺刀殺了。在中央軍校附近，某某師又被俘去好幾百，同樣的在解除武裝之後給敵人的機關槍集體地慘殺了。敵人對於我們是這樣地殘忍。……

南京城，以後，沿途我們所看見的是猪，牛，羊，雞，狗，人的死亡，冒着烟火的房舍。敵人所到的地方，往往是四五里以外都找不到一個人影，偶然看到的難民也祇不過是三兩個老婦或者是四五歲可憐的小孩。十七歲以上的壯丁都給毫無人性地慘殺了，十七歲以下的青年都給整批運回日本，預備在相當的訓練之後再來屠殺我們自己的同族，作爲侵畧者的砲灰。沒有一片完整的園地，沒有一枝完整的小樹，有的，祇是淒慘的火，腥紅的血，死的荒野。……

「在敵人佔領的地方，最悲慘的恐怕是年青的女人了。年青的女人被稱「花姑娘」。敵人所到的村莊，首先，就要搜索她們，摧殘她們，這是獸慾，原始的獸慾。假如搜索得多的話，那還比較好，假如祇能搜到很小數的話，那祇有唯一的辦法，輪姦。甚至輪姦得快要半死了，他們還不相信，還不能滿足了，那，再用尖銳的刺刀向兩股之間猛力一插，結束了那可憐的生命。在無錫附近，我們所知道的，有一百多個「花姑娘」，因爲不願意忍受敵人的侮辱，躲藏到一個很高的塔頂上，但最後給敵人發現了，她們寧死也不肯下來，塔是很堅固的，敵人無法進去，更無法舒展他的獸性，結果，於是祇好向上開槍，開槍也不能使她們下來，用火油，用木塊，明明白白的把她們都燒死了。

「這些都是事實，鐵的事實，在每一個敵人佔據的角落，在每一個時刻，都在繼續不斷地發生的。」

談話的時間已經很長了，他最後告訴我們：「敵人是不足怕的，所怕的是我們不決心起來抵抗。」他接着說：「讓我再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吧：「在某一個村莊裏來了三個日本兵，連續地殺了六個壯丁，他們都在不抵抗下犧牲了，到了第七個，他覺得，反正我是要死的，猛不提防，奪過了敵人的短槍，向敵人猛擊一下，倒了，其餘的兩個也拼命地逃跑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又繼續地說：「廣東，在地理上，在經濟上，在民族性上，它是具備着最優秀的條件的一個省份了。現在的形勢說廣東省已經成了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省份了。假如每一個人都能武裝起來，一枝槍也好，一把刀也好，在政府的領導之下，準備毫不客氣的抵抗，敵人是絕對不敢輕易來犯的，縱使來了，也是一定可以把它消滅的」。他又補充地說：「廣東人在日本軍閥的眼裡是最恨的一種人，假如是敵人來了，不特壯丁，青年，婦女，恐怕連小孩子，老太婆也是不免一死的，但祇要我們起來抵抗，我們一點也是不害怕。」他在一種充滿着希望的眼光下結束了他的談話。

一月二十一日

戰事報導

敵在東戰場之形勢

單薄

（一）敵人兵力

敵在我戰場作戰之最近形勢，既欲與兵南犯，復又揚名北進，但其兵力不敷分配，乃一味虛張聲勢，打通我津浦全線，控制我隴海路，一面由蕪湖攻我長江上流之大通。至於皖南之江南鐵路及浙東富春江一帶，其間黃山山脈綿亘千餘里，崇山峻嶺，以地勢上言，難攻而易守，敵在此方面或將放棄攻勢而改取守勢。

（二）我游擊隊活躍

現我軍東戰陣地，皖南與浙東方面大軍雲集，現扼守蕪湖，敵僅能伏處城內之據點，我軍則迫在城郊，隨時可與敵以威脅，至我游擊隊現在出沒於敵陣後方，以輔助我軍作戰，我游擊隊於上月中旬，乘敵不備之時，襲進太倉城，敵皇皇應戰，被我殺戮甚多。至於廣德，泗安，杭州方面之游擊隊尤爲活躍，時出奇兵襲擊敵人重要據點，我游擊隊之活動已使敵人焦頭爛額，疲於奔命矣。

（三）敵之種種暴行

敵在我京杭各線失陷各縣，暴露其帝國主義之猙獰面目，恣意騷擾，姦淫焚掠，無所不爲，失陷各縣內之壯丁，不問情由均殺戮，七歲至十三歲之兒童，則皆被載運回國，授以奴隸教育，見有雞羊牛猪，任意取食，我某參謀長官搜得日中尉高之日記本，內有「我皇軍在華之殘暴之行爲，殊爲損皇軍之尊嚴，我告佛給早結束此殘忍之戰爭」，從敵軍之淒慘行爲，不但爲我國人所深惡痛絕，即被動之有心人亦所不齒云。

北戰場我各路圍攻濟寧

魯西我軍圍攻濟寧，廿五晚各路均已到達指定地點，協同進攻，我軍激戰最烈，濟寧南北兩方已攻到城內，敵軍除全部未運走之傷兵外，全部開出應戰，狼狽萬狀。

史沫特萊氏談 前方需要手套

美國女著作家史沫特萊女士，最近由晉戰區來漢，正就隨某軍作戰觀感，寫成一書，不日即可脫稿，該書另一部分將記帝國主義侵華陰謀及事實，某路軍作戰英勇，士兵政治水準尤高，平型關一役，打擊日人士氣極大，及軍作戰與民衆尤爲友善，即組織民衆，每到一處，力量雄厚，該氏觀察，此爲戰勝之唯一保証。惟晉北需要甚多，軍需及游擊隊物質缺乏，際此隆冬，尤急需要手套襪子，史氏已約友人分途向國內外各界人士呼籲，所得捐款，手套襪子，運送前方，以備應用，史氏特囑記者代向武漢人士請願踴躍輸將，捐款可逕送漢口洞庭路四十三號吳主教德施轉史氏收云。

本報 廣州版十日合訂本第二輯 「出版」 實價國幣二角

紐約來鴻

陶行知對民衆組織意見

××吾兄：十二月廿三日的信于昨天收到，最爲感謝。前天已寄一航空信與兄，內有「我來也無用」之語，這是一時憤慨所激，事後細想，究不應說，亦不應存此心，國內之事仍是方針問題，人的問題是其次，這幾個月發展的結果是漸漸的向着正路邁進，不應該因小不如意而悲觀。

關於民衆組織，弟有這項見解寫給你作參考，請指教。

（一）民爲貴，從前尊王攘夷，現在要尊民抗日。

（二）貴生，每一個生命都要有效的在抗日的目的上發揮出來，一條生命都不使他輕易浪費，生命是戰鬥最偉大的武器，應該比飛機大砲還要看得重。

（三）與忠勇愛民的軍隊配合起來幹。這樣的幹，是有許多好處：（甲）軍隊能教人民作戰；（乙）軍隊能供人民軍械；（丙）武裝人民能使軍隊就地補充；（丁）武裝人民維持後方秩序，能使軍隊無後顧之憂；（戊）人民與軍隊打成一片之後，人民就不怕軍隊，軍隊也必不擾民。

（四）人民戰時教育應該有這幾種內容：（甲）戰術，（乙）救護，（丙）生產，（丁）交通，（戊）歌詠，（己）政治，（庚）敵人佔領區域活動須知（這是預防針，萬不可少），我們要做到「地失人民在」，將來光復河山，事半功倍。

（五）以上數種，有的是要大衆共同學習，有的是要分別學習。

（六）以上數項，如政治，唱歌等也要送到軍隊裏面去。

（七）活的紀律，進有紀律，退有紀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發紀律，而不是使由不使知的被動紀律，紀律是戰勝之母，我們必須有紀律才可以圖存。

（八）真正的民衆組織，要使民衆不致變成難民，並要使個個難民都變成戰士。

陶行知於紐約。

從傷兵醫院歸來

有人跟我們說：要是到傷兵醫院去做慰勞工作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的是慰勞品够不够分配，而且能否很平均地分配。當時，我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句話，因爲我以爲慰勞工作主要不在慰勞品。但是後來聽到人說，傷兵爲了一塊餅乾也會打起架來的事實，我才感覺到前面一段話的真實性，於是，我們終於只能把「慰勞」改成「參觀」了。

把醫院「參觀」了一遍歸來之後，我們的心更感覺到難堪。一件很熱烈地去要求做的事情做不到且不說，主要的還是我們在「參觀」中所看到，所聽到，和所感想到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醫院從前是只容納五百人居住的，現在是除了容納在後方的病兵外，還要特別把一些地方分出來，招待從前線回來的五百多傷兵。因此，在戰時的要求下，醫院的床位增加至九百多舖了。雖然醫院的設備非常完善，但是無論如何是影响到傷兵的調治的。

其次，是傷兵的教育問題。這可從所見到的兩方面來談。

第一從剛才提到的「傷兵爲了一塊餅乾也會打起架來」的情形可以看出來的是：傷兵目前還很缺乏一種正確的政治教育。當然，我們不能是怪傷兵們的。他們在前線浴着血爲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戰爭，現在負了傷到後方來，是很有權利吃這一塊慰勞他們的餅乾的。然而我們也不能怪慰勞的人們，因爲慰勞的意思并不在餅乾。那麼，也許有人以爲問題是在於傷兵不應該爭一塊餅乾吃而打架吧。不對。假如我們的傷兵，是在受着良好的正確的政治教育的話，相信他們的接受的慰勞，是後方民衆對他們的敬意，而不是那一塊餅乾。

曾經又有人這樣地埋怨傷兵，說傷兵們以爲自己是英雄，在後方是應享受特殊權利的，所以才會弄出這樣的麻煩來，這和說兵本來就是粗魯的一樣，是犯了把過失推在別人身上的錯誤。我們承認，直到現在兵本身仍包含許多缺點；但是克服他們這些缺點的責任却落在我們身上。

前一些時候，我們曾聽到說許多傷兵在後方如何滋擾，如何不守本份。現在是已不常那麼地聽到了。這不就是因爲已經在部份地實施傷兵教育的原故嗎？這不單止說明了要減少傷兵的滋擾，只有實施傷兵教育；同時還說明了實施傷兵教育在今日的重要。

傷兵到後方來，要求創傷的治療，同時還要求着教育。

輕傷的官兵每天的餘暇的時間是很多的，據帶我們去「參觀」的醫官說：有些是外出訪友，有些是隨便跑到什麼地方去玩，不出去的在病房里也沒有什麼事做。到外面來的傷兵，也許很多人都會看到過：披着紅十字的灰短大衣，身體的一部份紮着繃帶，三三四個一羣地在馬路上，公園里很閒散地蕩着，在院里的呢，一些是呆看着天花板，或者隨便在走廊里走來走去，最多不過兩個人對下一盤象棋。

爲什麼讓他們的時間這麼閒散地浪費過去呢？傷兵應該休息，對的；但他們需要合理的休息。在韜奮先生的萍踪寄語第三集我們看到蘇聯的療養院給予工人的療養是在藥物外再加上教育的。但是他們并不把這當成苦事，而且更快活地生活着，和更快地復原。我們於此更理解到，精神的療養常是幫助藥物最好的配劑。

我們把傷兵們（這里只說輕傷的）都組織起來吧！一個病房可以把它組成一個小組，替他們編配一日的時間，好好地給予他們以適當的政治教育（如最近的戰況，抗戰的意義，抗戰必勝的信念，抗戰勝利的保證條件，軍民合作的必要，等等）同時，我們更可以給予他們以在醫治上某種範圍的小組活動，由他們自己去管理他們自己的私生活。這樣固然可以減少管理上許多麻煩，而且也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水準。

當然，這一切在目前還是理想，但是我們應該決定我們的步驟，而目前我們可以先從最能接近他們，最能討他們歡喜的演劇，唱歌做起，然後慢慢地計劃地去達到上述的目的。（華嘉）

文藝座談會請吳履遜先生演講
「一二八砲手」
「一二八抗戰的經過」
時間：廿七日午後二時
地點：海珠北路倉前街知用中學禮堂
歡迎踴躍參加

救亡短訊

∧中山大學一部份教授及華南文化人，爲發揚三民主義，喚起民衆，增强抗戰力量，擬發刊「黃花崗」旬刊一種，意卽本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犧牲精神，爲復興民族而奮鬥。已于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大附中舉行成立大會，由教學界前輩鄧植儀等演說，通過章程，並選出張農黃穀邑等二十九人爲理事，積極進行云。

∧華南若干鄉村工作員回鄉工作，爲指導各校工作先進，發動農民抗戰組織，抗戰農村社，卽將發刊「抗戰農村」半月刊一種，推定李伯球郭冠杰等負責進行云。

∧中華農學會爲吾國最有歷史之學術團體，自南京失陷後，該會會務曾一度停頓，現該會負責人吳覺農等鑒于國防事業建設，及動員後方農民之重要，故該會移長沙，恢復原有工作，積極進行，以期對于農業抗戰，有所貢獻。

市抗敵會舉行戰影展覽

廣州市民衆抗敵後援會宣傳委員會，爲利用廢歷年假，作擴大抗敵宣傳，特敦請新影服務團，將數月來由前線回來之戰時攝影在戰地冒險攝來極有價值之影片，五百餘種，來粵公開展覽，并由該團主幹人羅孫君，親身主持一切展覽，地點定在長堤青年會，日期定本月卅一日起至二月六日止，完全公開展覽，不收門票，歡迎各界民衆參觀。聞該團前曾在上海，香港等地，每次舉行展覽，觀者均極踴躍，最近在香港展覽時，曾以收門票之所得，移作慰勞前方之用，而參觀者亦達五萬餘人，足見該團作品之受人歡迎。

預告

本報明日發刊「一、二八」六週年紀念特輯，特此預告。

論文

徐州防衛戰

蔡力行

自從東戰場形勢發生變化，上海南京蕪湖杭州相繼失守，日本强盜在中國得到局部的和暫時的勝利之後，中日戰爭的焦點已轉移到徐州方面來了。

徐州是南北交通的中心點。亦是津浦線和隴海線的交叉點，在軍事上是佔着極端重要的地位，日本强盜所以企圖佔領徐州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打通津浦線使南北兩段的敵軍聯絡起來，更和膠濟路南路等處的敵軍取得聯絡，穩定再度進攻蘇魯整個被其囊括的根據地。一方面是企圖由徐州西向，與平漢同蒲兩線配合行動，進攻隴海線，可以侵犯潼關西安打擊我國西北的政治中心，或者進犯武漢等處，實現整個佔領華中的企圖。

日本强盜爲着完成佔領徐州的企圖起見，是採用三面夾攻的策略，江蘇的敵軍已由揚州沿運河北上，並向津浦南段進犯，在徐縣嘉山間曾發生激戰，後來我軍退守明光。十九日起又進犯臨淮關，血戰四五日，我軍一度將臨淮關南面的頭舖二舖克復，迂迴向明光左側反攻，但因敵人猛烈的反攻，臨淮關亦不幸陷入敵手，現在我軍集中主力在紅心驛池河鎮兩地，向明光嘉山進攻，臨淮關的敵軍，遭受牽制，將主力撤至小溪河門台子，我軍乃迫近臨淮關，戰事局勢已趨好轉了。

安徽的敵軍，自從佔領蕪湖之後，卽渡江進犯裕溪口及和縣，企圖沿着淮南線，向西北進犯合肥，再由合肥進攻蚌埠，由蚌埠進犯徐州。可是在南京陷落的時候，我軍鄭龍光部約有二萬餘人，由南京突圍而出，在蕪湖附近與敵軍第十八師團接觸，奮勇將敵人全部消滅，實行給予淮南線敵軍莫大的打擊。現在敵人已經進窺巢縣，冀襲合肥，實現繞攻蚌埠南部的詭計。但是我軍北倚皖山，中扼巢湖，南連北陝山一帶的湖山縣亘的天然堡壘線，故敵軍雖在本月廿一日激烈進攻，結果沒有絲毫的進展。

山東的敵軍，在津浦北線和我軍隔河相持，竟達四十餘天，當敵人集中全力猛攻同蒲線京滬線的時候，韓復榘猶預不決，沒有乘機反攻，造成敵人從容進攻的機會，所以在天津失陷以後，津浦線北段始終沒有大戰，後來敵人在西戰場和東戰場得到勝利，企圖進攻徐州，開始在膠濟線津浦線進攻。我國當局爲了焦土抗戰起見，便將日人在青島財產全數焚燬，使他們三萬萬元的投資，一下化爲烏有，日本帝國主義者，乃在十二月廿三日由清河鎮偷渡黃河，越過青縣，後來又在周村齊河濟陽等處渡河，並砲攻洛口，使平靜無事的津浦線北段，一時變成嚴重的狀態。廿七日，濟南城宣告失守，敵人一方面沿着膠濟路的張店博山進攻青島，我軍事當局亦將青島放棄。一方面卽進迫泰安曲阜兖州濟寧等地，因爲韓復榘作戰不力，雖然在兖州作拉鋸戰，仍是得而復失，在濟寧作爭奪戰，敵人卽擬由金鄉和單縣進攻河南的歸德（卽南邱），擊下徐州西面，將隴海線切斷，則徐州便將成爲四面包圍的形勢。現在濟寧東面的游擊隊甚爲活躍，正面我軍克復兩下店，使敵人向鄒縣方面撤退。而左翼部隊，亦已突過嘉祥，戰局亦畧有進展。另一方面則由聊城南下，濟河主要的作用是進迫我軍的後方，但是這一帶山地甚多，敵人進犯必然要遭受很大的打擊的。

從最近的戰況看來，敵人是重在津浦南段方面的進攻，其他不過是配合的作用，當濟寧失守以後，徐州形勢已日趨嚴重，現在敵人佔領臨淮關，勢將包圍徐州，總司令李宗仁將軍親赴前線督戰，我大軍二十餘萬，亦集中徐州，決和敵人拚命，另有新型飛機五十架，協助防守徐州。徐州保衛戰的開始，當然是爲期不遠了。

我們知道徐州是我國東南的軍事重鎮，是隴海鐵路的防衛堡壘，如果徐州失守，則敵人必然順着隴海路西進，隴海路經過山西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湖北這些省份，我們要保衛華中，必須保衛河南，要保衛河南，必須保衛徐州。至于實行總反攻，更要保衛徐州，保衛這反攻的據點，保衛這東南的軍事重鎮。

——二七，一，二四，深夜。

粉碎敵人的分化政策

藍波

在展開持久的戰幕的今天，檢討過去的戰績，誠然我們是有着頗堪痛心的失敗；但正因爲失敗所帶來的教訓，給我們今後的戰爭有更深的認識，反之，我們勝利的基礎，正是建築在失敗的教訓中，所以，我們只當作過去的失敗，是展開持久戰的必然的過程。

不過，分析其失敗的主因，並不如一般「唯武器論」者的論調一樣，完全是我們武器的拙劣，固然，武器的拙劣是一個因素，而最大的主因還是政治的失敗，即是敵人一向作爲侵華手段的分化政策的作用。因此，把這個失敗的基點，完全歸諸軍事是不正確的，至少這只是外表的觀察。

平津的失陷，南口及張家口的相繼淪亡，甚至華北的敵騎深入，完全是分化政策的形成。記得湯恩伯將軍的搶救南口，爲劉汝明所拒絕，李服膺放棄大同及天鎮，娘子關吃緊，太原吃緊，韓復榘按兵不動，最近又放掉了濟南而一直敗退到濟寧。擁兵將近二十萬，而讓敵兵三千餘，偷渡天險的黃河，這是明明告訴我們，韓復榘在敵人的毒化之下所幹出的勾當。

自然，敵人這種政策所收的效果，大半是封建殘餘的軍閥，爲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賣民族國家的個人主義所形成。不過，我們都不能忽畧敵人的聰明，狡獪與毒辣。他很巧妙地利用我們民衆的弱點，封建軍閥的弱點，比方，韓復榘要保衞山東，敵人不單讓他自己保衞，而且願意給他幫忙，於是弄成今日山東的一敗再敗。山東的失陷，於中國抗戰的前途，有着莫大的妨礙，同樣，中國無論任何一塊土地淪亡，都影响到山東的危機。這一點，地方主義的韓復榘，大抵是不會認識的，其脆弱的一面，倒是恰恰給敵人抓得緊緊。

一個國家民族的淪陷，一切個人的利益都不會存在的，過去的事實，是鐵一般的證例；所以，個人的利益獨存的夢幻，該是及早打消的。反正過去的錯誤，未使國家民族淪於萬古不復，倒是帶來新的教訓。既知敵人糖衣包着的是毒藥，也不能不加以防範。石友三說：「做過漢奸，才知道漢奸的苦味」，這話恰好說明敵人的毒辣。在這樣毒辣的氣氛中，即使個人的利益廣大，也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民族的利益，倒是個人利益的更高基礎。

敵人對我們的侵畧，正如蔣委員長所說：「不是蠶食，就是鯨吞」。蠶食既不可能，就不能不鯨吞了。敵人的肚子自問沒有那麼大，一下子是不能將中國吞掉的。因此，他在鯨吞的大企圖之下，還是行着蠶食的方式，即是他仍舊運用其分化政策。

敵了未將中國全部佔有，他的分化政策是不會停止的。由於我們內部的聯繫一天一天的加緊，軍事上的優勢也一天一天的進展，於是他的分化政策也就日益伸張。在國際，不斷地造謠與中傷，說什麼中國政府完共產化，中國的戰勝會將外國的權利完全趕出門外，這聰明人自然容易把這玩意看穿，不過也有很多人中了此種毒計。又說甚麼蘇聯出兵，先遣外蒙軍三十萬南下熱河，這種反宣傳的作用，是更毒辣不過的，我們不能不加以擊破。

中蘇的聯合，純粹以神聖的和平條件爲基礎，幷不如他們的所謂「防共協定」的帮兇與破壞；爲了維護人類永久的和平，蘇聯不願意對任何國家發動戰爭，他不能以軍事相助中國，同義，中國也不需要蘇聯的軍事行動，中國所缺乏的就是物質和技術，祗要蘇聯和其他一切和平的國家，不斷地供給我們這些就够了，我們有廣大的永遠不會消失的民衆力量，這力量足够維護我們民族的生存與獨立。所以敵人這種反宣傳的作用，只是想削弱中國民衆的抗戰的自信心，對和平陣線的中傷與離間。

同義，在中國的領土內，敵人的分化政策由華北華中展到華南了。當我們提出「保衞華南」的時候，他馬上又執着這一面去做其分化的工具。從最近敵所散發的傳單中，又知道他們又加緊幹這種勾當了，幷且漢奸走狗又不斷地四散謠傳。然而，畢竟妖魔走不出照妖鏡的影子，華南人決不會給那無恥的漢奸混淆事實，華南人對於國家民族有深度的認識。

無論敵人怎麼拿着「華南人保衞華南」的旗幟四邊招搖，這都是多餘的，華南人有更堅强的民族意識，爲了全中國國土的完整，爲了全民族的自由與解放，所有華南的民衆都願意到任何一個戰區去跟敵人一碰，所以敵人的分化政策，在華南只是一套無恥的玩意兒，一下就可粉碎它的。

不過，在敵人正在計劃侵畧華南的聲中，這一套把戲是值得提防的。我們用正確的意識，堅決的行動，武裝一切華南的民衆，粉碎敵人的南侵計劃，及其無恥的分化政策！

「兌現」

李煦寰先生談民運

非厂

廣東軍事最高當局余漢謀將軍，爲保衞華南，爲抗戰到底，決心把民衆武裝起來。關於軍事方面，正在集中粵中名將，規劃進行了。至於政治方面——就是動員和武裝民衆的政治工作，此，頗爲社會所關切。因此，記者特到黨政軍聯席會議民運部訪問李煦寰先生。李先生是第四路軍總司令部政訓處主任，兼任民運部主任是兼職。在民運部會見了李先生。他穿着中山裝，四十以上的年紀，可是有青年的精神。眉宇間顯着幹練氣，說話爽快乾脆。因爲是會過的，記者就直截地叩問李先生對於民運的主張和辦法。他坦坦白白的對記者說道：『過去辦理民衆運動，是官式的。辦理的是自上而下的。辦理的人把自己和民衆對立起來，只知發號施令，不來理會，他們也沒有辦法，只好「拉猪仔」法。所以，官式的末流，便成了拉猪仔式的了，尤其近幾年，更是一言難盡殊情形，』李先生說到這里，很爲慨嘆，又接着說：『以前——北伐初期，國共合作，對於民衆運動，太注重煽動。後來分裂了，便加以統制。不料統制太過了，變成專制。甚至連愛國也不敢說了。抗戰展開，弱點畢露了。民衆運動，只有上層領袖，沒有下層基礎，有什麼用呢。我們現在要從下層做起。譬如蓋房子。應該先把宅基打好。』『對於土豪劣紳怎樣？』記者補問一句。『只要他們不做漢奸，我們願意他們一齊來參加抗戰。可是，爲富不仁，致富不以其道，和一般見利忘義的東西，那必須依法懲治的。今後的做法，我是要處處顧到勞苦群衆的利益，絕不致使民運又落在土劣手里的。——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上。』李先生是抱定這個主張的。記者又問到目前入手辦法。李先生說：『在聯席會議民運部未組織之前，曾經把政訓部工作人員，派到各縣指導工作。民運部成立之後，爲了充實民運幹部，又辦了個訓練班。兩星期一次，已經畢業一班，分派出去了。第二期正在着手，時間增加長一倍，人也多招一倍，是二百名。我敎他們工作注意之點：第一，一般敎育水準太低，常識又缺之，應該由漸而入，用誘導的方法，使之增高抗戰情緒。其次：不能用專制手段，不要擺官僚架子。要體念民衆痛苦，並且能和民衆一起共甘苦。還有：我們一方面不使土劣指頭，但也不容階段鬥爭。此時，我們自己民族絕對不能磨擦，因爲一起磨擦，便會抵消力量。無形之間，走到漢奸的路。』

李先生說話之間，記者聯想到燐油廠家壓迫工友參加救亡工作的事件，因而問道：『我們此時自然各需犧牲階級利益，共爭民族解放勝利。可是，工農的生活和他們的痛苦，似乎也不能輕視。在東戰場發現過因爲生活痛苦，做小漢奸的不在少數，李先生對于此點高見如何？』『關於勞苦民衆的痛苦，我們在抗戰期間，在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着想，都該特別注意。目前縱不能爲他們謀多大幸福，最低限度，也該爲之解除痛苦。我正計劃減租的問題。』李先生剛住口，記者又提到武裝民衆問題，他便很自信地代表廣東人說：『我們廣東人就是勇敢，有骨氣？做順民，死也不幹的。再把民族鬥爭轉化到國族鬥爭，敵人如來，定會遭受痛擊的。至於民間槍支，提出這一口號：「人跟槍，槍跟地方」，誰的武器，一定是誰自己的。至於遊擊戰術，保衞地方也很重要的，都在計劃中。』記者又憶起某刊上地方通訊，常說到有些縣份對于救亡工作不力，甚或方法不正確，提出怎樣補救的問題，李先生說：『我要派人把他們工作充實起來。我也要把他們不正確的地方矯正過來。』到這兒，記者又向李先生問起他對於廖承志先生的「收穫和敎訓」一篇文章的意見。他說：『我看過了，很好。在擁護政府和領袖的原則之下，是應該集中力量做的。』接着，李先生又講怎樣發揚民族思想，以及擴充全國軍隊敎育等等問題。最後，他總地說：『我和余總司令抱着同一宗旨，就是「兌現」！因爲，「好話」過去都被人說完了。』

遊擊隊的構成條件與『帮』『匪』『民軍』之不同點（下）

胡子嬰

或者更有些野心分子企圖搶拿到手裡另作賣買；因此這一種成立起來的隊伍，只要正式軍隊一離開，失了能統制的力量，他們就去做漢奸從中漁利，或者趁火打刼，抄擾民衆，根本就不會執行游擊的任務，假使游擊隊與游擊戰術，是這樣的被理解，與用這樣的手段去發動，那末有些人的憂慮自然難怪他們發生，這樣的遊擊隊非但會「後患無窮」，就是目前也可能給你去醜，甚至倒戈都幹得出來。

我們一定要明白，遊擊隊有與歷史上那些綠林，帮，匪，不同的基本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遊擊隊的每一個組織分子，要有徹底的政治瞭解，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遊擊隊，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識，——決不會動搖，決不會投降，第二個條件，是絕對嚴肅的軍隊的紀律，——愛護老百姓，決不做半點擾亂地方的舉動。第三個條件是絕對純潔的愛國愛鄉土的立場，——半點沒有投機的意味豫備將來升官發財的階梯。所以去發動遊擊隊的人，除了武裝大衆是發動遊擊隊的必然條件之外，在初步的工作上，應該很民主的發動民衆組織，先使一般民衆有抗敵後援初步認識，然後再在民衆組織中間去徵求意志堅强，犧牲心最堅決的分子，作爲基本隊伍，使參加的分子，有很自由的機會，決不能有包辦强拉的方式，然後慢慢地擴充起來；在執行作戰的時候，要不斷的有政治訓練，使每個組員，能在千變萬化的政治環境中不落伍。同時要有不斷的自我檢討與嚴格的互相批判，使整個隊伍不走錯路；還有很重要的條件，就是在待遇方面，要絕對的平等，每一次的行動，儘可能經過很民主的討論，以增長主權的力量，只有在執行作戰的時候，才有最高的指揮，在平時，就沒有階級，所以做領導分子的人，自己的立場必須要非常的純潔，決不能用半點欺騙與利用的手段，我相信用這樣的理解與方式去發動起來的游擊隊，非但在抗戰期間，能很堅强的配合着主力部隊執行游擊戰，等到抗戰勝利之後，同時一定還是自努力於新中國的建設者；因爲他們徹底的政治認識與純潔的立場，決不會變成「民軍」一樣雄居一方，作爲分裂的要挾。

所以游擊隊與民衆組織是分不開的，要施行游擊戰術，要發動游擊隊，必須徹底的解放民衆組織，堅强民衆組織，才能眞眞的負担起這一個偉大的任務，現在發動游擊隊與施行游擊戰術，雖被最高領袖及一般民衆認爲是當前的急務，但顯然的，目前的民衆組織還停留在包辦，統制的環境之下，沒有廣泛的被喚醒起來，組織起來，那末這些先決條件——開放民衆組織——未解決之前，要來發動游擊隊與游擊戰，一定會遭受失敗，這失敗立刻就响應到抗戰勝利的前途，所以我們要執行一個好的戰畧；同時一定要有好的政策，這戰畧與政畧，也是分不開的，好像游擊隊與民衆組織一樣有着互爲因果的作用。

所以我們站在擁護領袖抗戰到底的立場，我們極誠的祈求，爲了抗戰勝利，希望開放民衆組織執着牛耳的先生們緊跟着「戰畧」的轉變「政畧」也趕快的轉變過來，不然，時不我待，個人成爲民族罪人事小，民族損失事大，全國的民衆，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亟誠希望負領導民衆之責的先生們。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完）

靈芝藥房

十靈丹是行軍民藥 行軍旅行不可不備

止痛退熱·消滯去濕·洗毒歸毒·愈痢止咳·

▲總行廣州太平南路 ▲香港分行荷里活道一七三號

招請各地經售人

本報爲擴大宣傳，增加抗敵力量及應內地要求，招請外埠經售人，凡各地讀者，書店或派報所，願經售推銷本報者，請來信向本報營業部接洽，

救亡日報營業部謹啓

（要目）

上海淪陷後留滬文藝界唯一刊物

「離騷」半月刊現已抵粵

經史關係論……周予同
前一時代的和平談判……曲安
戰時歲暮風景……夏衍譯
細雨的街頭……戴平萬
匹夫……劉西渭
楊家將……趙景深
醫……蔡宋
買米……武桂芳
戰事與木刻……靈風
甲午戰事書錄……阿英

（每冊實價一角）

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及各書局

徵募讀者自由捐

本報集合熱心救亡人士，救亡言論，報導救運消息。惟報館開支浩大，以同人棉力，殊難支持，本報原爲大衆救亡喉舌，故不得不向愛護本報讀者，公開募集自由捐，捐款直接寄遞或賜交本館，由館發給正式收據，並在報端公佈。又，本館概不派人向外募收，務希注意。

救亡日報社謹啟

爲寫作人呼籲

雷石榆

作家所得的待遇最薄的，是在中國；最豐厚的，只在蘇聯。我曾常讀到關於蘇聯文壇的報告，不勝羨慕，故曾搜集些最新的材料，去年寫了一篇介紹文發表在上海的「大晚報」，雖遠在星加坡的「星洲日報」也轉載過來，可知這種寶貴的消息值得人們注意了。

作家是文化的開拓者，「精神糧食」的供給者，靈魂武器的製造者。最進步的人類是擁有最進步的文化，擁有最進步的文化人類，才享受到社會生活的至高的幸福。

作家既有如此偉大的任務，獲取優厚的報酬是至當的。

但現在，獲取世界上罕有的優待，只是蘇聯的作家，因爲合理的社會機構，必使他們有享受優良生活的權利。

中國的作家，過着極貧困的生活，但當「七七」事件未發之前，據我所知而且自己也領取過的，上海的報紙的副刊有千字五圓大洋至一圓大洋以上的酬費。可是戰局展開以後，經濟受了很大的影响，隨着上海的失陷，文化人散走到各地去了，當然集中在武漢和廣州的較多，然而大多數還是靠筆頭掙些在流亡中的貧困生活費的。不過，一向「寫作只是副業」的中國文人，則更困難了。武漢方面的情形我不大知道，據我觀察而且自己也經驗着的廣州文化生活，實在很糟。譬如報紙的副刊稿費，每千字小洋一元至五毫，再來五折又五折，甚至拖欠兩個多月方發給，其可憐可想而知了。

單以報紙來說，雖然受着經濟的影响，但編者總有一百幾十塊，校對，記者也有幾十塊，而報紙所靠充實其內容的是稿件，稿件是從作者的腦汁綜出來的，實際上寫作比編輯的工作還辛苦，而得的報酬竟如此其微薄，有些像苦工爲了多掙點稿費，不免粗製濫造起來；有的却消極地寫不出來；於是稿荒，內容空虛的現象呈現出來了。不說到詩歌，似乎不用說已是大家所周知的：不但當把詩歌當作補白地排入，甚至多是不發稿費，即使發給，比任何作品都低微；記得有人說：朱湘的自殺的原因：得不到「每行五圓」而憤恨是其一。朱湘的詩雖已非時代所需要，但其可憐的掙扎，也可叫一般詩人歎氣吧！其實詩是比什麼還不容易創作的，（除往昔的英國和最近的蘇聯）而各國詩人所得的世微待遇却有共通性似的。

日本雖自詡佔世界文化的第三位，但除了布爾喬亞一流的，如菊池寬等的小說，西條八十等的歌，獲得額外報酬以外，一般地說來，都比歐美的作家更低微。然而對於詩歌，却不像中國那麼輕視，據我所知而且自己也領略過的，除了同人什誌互相維持以外，一般帶着商業性質的什誌都給與詩人相當的利益。譬如我曾在「文學評論」發表二三十行的一首短詩有一圓日金並贈刊；在所謂日本文化托辣斯之一的「改造社」所出版的「文藝」，發了一首三四十行的特約詩也有三圓日金並贈刊。現在日本文化爲法西斯所壟斷，所强姦，當然情形又不同了。

我上面說作一大套，並非帶有商品的語氣。我們寫作人固然要爲民族解放鬥爭盡着偉大的任務，然文化人也同樣要生活的，沒有應得的物質享受，當然會影响到精神的活動，這是最本質的，最唯物的解釋。

『誰會想着
餓着肚皮的人
還能唱歌呢？』

我們雖不作超現實的要求，但却不能不有需求出版界給與文化人以合理的待遇。我敢硬着頭皮，爲寫作人作着這樣的呼籲。

歸來呵！咱們的兄弟

陳炳熙

歸來呵！歸來呵！
咱們自炮火中等待着你！
歸來呵！歸來呵！
咱們在血泊中歡迎着你！
你，你給敵人搶刼了的……
台灣呵！澎湖羣島呵！
祖國的孩子！
咱們的兄弟！
可還記得一八九五年，
馬關訂約的那一回事？
5,000,000的羣衆！
35,973.55方公里的土地；
竟作了朝鮮的殉葬者，
這是否曾徵求過你們的同意？
祗是呵！於今四十三年了，
你們在鞭撻下長大了，
你們在地獄中長大了，
會不會把一切的恥辱忘記？
不！咱們永遠相信你們，
不！咱們永遠相信你們，
你們終有歸來的一日。
因爲，你們需要自由的生存，
怎肯忍受着二十萬衆的統治？
如今呵！是時候了，
跟着你們的領袖——
偉大的高婁，
用槍口瞄準了你們的敵人吧！
在阿里山頂樹立了義旗！
咱們聽到七千個礦工的吼聲，
來自番人的社；
咱們看見燃燒着衝天的火燄，
起自久留米的儲油池。
你們偉大的戰鬥，
將以死亡賜給法西斯！
你們璀燦的碧血，
將寫下最光榮的歷史！
殺吧！燒吧！反抗吧！
台灣呵！澎湖羣島呵！
咱們在戰鬥中歡呼着：
『歸來呵！咱們的兄弟！』

1938年1月20日燈下

縫紉場速寫

拓原

在敵人兇狂的進攻下，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覺醒了。爲了民族的生存解放，偏僻落後的新塘婦女們也起來了。在三天的時間內，由於少數智識婦女的發動，號召了五六十個婦女，組成了新塘婦女救國團。婦女救國團第一件的工作是爲前方將士縫製棉衣。穿旗袍的，梳大髻的拖長辮的一羣工作者，迅速地在一間廣大的祠堂裏佈置好縫紉場。她們第一次過着團體生活，集體工作，但是她們的情緒都是一樣熱烈的。

携兒負子的母親，龍鍾老弱的老太太，身壯力强的農婦，嬌小活潑的女孩子集合。拿着針線，拿着剪刀，轉動着衣車像一架機器，有聯絡地分着門類開始動作。你可以看見她們愉快的顏色，她們救國的志願已經進一步的達到。聽她們談起「救國有心，殺敵無力」的苦心，你會受感動，也會覺的好笑的。她們每天爲「打倒敵人，抗戰勝利」而祈禱；曾經有一次集合了一百零八個寡婦，拜過一百零八個菩薩，也是這樣祈禱着。潛藏着的無盡的抗敵力量，不要遺忘了呀！應該正確地領導起來。

九十高齡的老婦人，當中的一位工作者，她緊張地縫紉着，高傲地講述她的感想，她說，假如她在廣州，她一定挾着手杖去參加抗日遊行，「萬兒萬惡的日本鬼，天誅地滅，我要剝他的皮」。

爲了慰勞前方戰士的工作者受了另一群男女的慰勞。一隊歌詠隊在縫紉場中出現，他們雄壯地唱救亡歌曲，與奮地報告時事，感動地說着慰勉的言詞。工作者在微笑中更加深了她們手中針線的移動。

到厦蔺村去

大敎

（昨夜座談會上，主席拳頭擊着桌面的激論，與奮得我們每支血管里的血液要迸裂到皮膚之外了，睡夢中腦際還老是盤旋着他這幾句話：「諸位同學，我們不吃飯，只工作是可以的！……想一想前線上的戰士，他們三天不吃飯，前仆後繼的跟敵人拚……我們餓肚子去宣傳，不算什麼……明天便是我們工作的初試，明天……」）

翻來復去的睡不着，心里總覺得有缺陷而急待來塡補似的，這情緒說不出是興奮，還是浮躁，黎明尚未到來，天色朦朧還像一個夢，便爬起床來在清涼的晨風中吃了兩塊麵包，豁待着大隊出發。

太陽灑着萬道金光到院里來，每個人的眼睛都隧成之道縫，在一陣陣等得不耐煩的埋怨聲里，銀笛催動了這些英勇的青年，這些的英勇青年的腿，取一致的步伐踏到大街上。

這偉壯的行列，行過了多少不同形色的門窗，不同味道的氣息，那些不同形色的面孔，滯呆而又好奇的眼睛，都注目着我們的三角的綢紗旗，注目着我們這陌生的一羣。

出了西境坊，沿着長堤的黃泥路走去，宇宙呈現了一種肅殺的氣象，到處可拾得着深秋的象徵，微風從樹梢上掠下，滿地黃葉都跟着我們打滾的飛跑。

大家唱着「義勇軍進行曲」，「路歌聲，洋溢出了集團的力。這是迸自心靈深處的嘶喊。我們沒有感覺到路程的遠近，便到達目的地了，村莊上差不多是「十叩柴扉九不開」的。原因是正在農忙的時期，都到田野去工作了，我們便採取了化整爲零的個別談話方式找他們到籬邊，畦畔。由一個老農夫的口中給了我不少的欣慰，他說：

「我們弟兄不逃也不跑，橫豎我們窮，我們窮家難捨呀，怕鬼子做啥？來時，給他大刀切葫蘆，更還痛快，……」

他的態度强悍，語調强硬，便確信了這是最後勝利的斷語，民族復興的前奏。

工作完畢後，冥冥的暮色中，滿懷着一肚子寶貴的經驗，踏上歸途。

他越想越糊塗的說：「爲什麼在這地方會有這樣的巨人？」 林檎作

牆頭小說

無名指

林林

這裡是一個大草塲，草塲東邊是一幢洋房子，現在已作臨時傷兵醫院。西邊隔着一道竹籬，那裡的一蓬蓬的蓬子，就是難民的收容所。蓬子裡的小孩們跑到草塲來玩了，而比較輕傷的傷兵們也在那裡閒步着。

秋天是暖色的，沒有雲彩，即使有也不過是兩片白鴿翼似的披着罷了。小孩在柔的陽光下歌唱着，很熱鬧，很活潑的。我也在那中間。開步的傷兵走到我跟前來了，他包紮好綳帶的手，掛在胸前的吊布上。

「你貴姓？」

「我叫王振聲。」他用湖南腔作答，我當時聽不大來，他就用左手在雜記薄上寫出歪歪的字體。

「王同志，你在那兒掛彩的？」

提起掛彩他好像覺得有點榮光的樣子說道：「沒有什麼。」

他彎着兩脚，向着碧綠的草地盤坐下來了，我也跟着坐下，一兩小孩也跑到旁邊來聽。

「我是愛國女中那兒受傷的。因爲虹橋事件發生，東洋鬼不講理，我們的隊伍，受到命令，就在十×日開到上海來，不久，就開拔去駐紮在愛國女中那一帶的前線，十×夜我，被派去站哨，那是要離開部隊四五十步以外，挖一個小坑，人站在那裡。小坑我挖得很快，很快的挖，像一戰壕似的，一尺就等於兩尺高了。我靜靜的站在那裡面。雖然在夜裏；彷彿看到前面是一輛鐵甲車，我聽到有東洋鬼往車裏去，我就瞄準要開槍……」

「怎樣能打進鐵甲車呢？」

「我拿的是鋼子彈的槍，它能打穿鋼鐵的。」

「唿！」他接着說「媽的，鬼子看到有人開就拿的要命，馬上用機關鎗掃射了，簡直是瞎鬧。」

「你在那時候受傷麼？」

他藐視敵人，這受傷他很不服氣。「本來是不要緊的。我伸出手來，想把沙袋擺好些，想不到一個手指頭就中了流彈。媽的，給他打折了，滿手都是血。」

小孩子聽到這裏，就眼巴巴的想動手去摸他包紮着綳帶的右手。

「哪一指呢？」

「無名指。」

一個小孩插着問：「往後不會放槍了嗎？」

他就繼續向着小孩解釋：「會的。開槍是用第二指的。第二指還在我手上，我還可以打敵人的。」

他微笑的作着射擊的手勢，用他的左手的第二指彎了一彎，集中眼神對着那個小孩子。小孩子爬起來了，笑嘻嘻的，又嚷着：「打倒東洋，打倒東洋，」跑向人羣那邊去了。

（正月廿五晨作）